

领悟政治智慧的长篇小说

舵手



掌舵是一门艺术

龙在宇 著

从政、经商，做人、做事，都得讲究政治智慧
人生如棋局，能识局者生，善破局者存，掌全局者赢



中国计划出版社

舵手

掌舵是一门艺术

龙在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舵手 / 龙在宇著. —北京: 中国计划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82-0245-4

I. ①舵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9135 号

舵手

龙在宇 著

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jhpress.com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3 层

邮政编码: 100038 电话: (010) 63906433 (发行部)
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787mm × 1092mm 1/16 26.5 印张 400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182-0245-4

定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侵权举报电话: (010) 63906404

第一章 暗流汹涌

杜林祥不禁想起在 EMBA 课堂上教授的一番话——中国企业家最不缺的就是大谋略、大气魄，能够以超常规的方式，让自身事业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增长。但中国企业家缺耐心，绝对无法穷尽几十年的光阴，像雕琢艺术品一样管理自己的企业。

- 1 摩天大楼底下的擦鞋工 2
- 2 公关公司最喜欢的三桩生意 13
- 3 没有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 20
- 4 咱们手里的筹码，不是押给朋友，而是押给赢家 29
- 5 越是关系亲密的人，公众场合往往形同路人 38
- 6 过去两年的盗窃案，怎么又被人翻了出来 42

第二章 未雨绸缪

杜林祥心知肚明，纬通如今就好比一家颇有名气的快餐店，而运作高端楼盘，却犹如经营一家上档次的粤菜馆。杜林祥正在力推纬通转型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，就是让纬通的楼盘拥有更多附加值，从而卖出更高的价钱。

- 1 嘴上说不忌讳，恰恰证明心里还是有顾忌 50
- 2 从藏獒与比特犬，也能看出中美两国不同的个性 59
- 3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68
- 4 中国的一些有钱人，简直成了各家赌场的香饽饽 75

- 5 为了拍摄下曲流全貌，徐万里动用了直升机 85
- 6 把影视业当作公关业来经营 92
- 7 所谓品牌价值，既可以是天文数字，也可以一文不值 99

第三章 突生变局

张贵明的这段逃亡经历，让杜林祥对他的印象又进了一步——此人看似不拘小节，实则心细如发。此外，张贵明更有着不信任任何人的疑心。杜林祥猜测，张贵明早就想好了逃亡线路，故意抛出什么从山东出海，其实是掩人耳目。他不仅欺骗了杜林祥，甚至连岳二福这样的心腹也蒙在鼓里。在张贵明的思维中，危急时刻除了自己，谁也靠不住。

- 1 涉及托人帮忙这种事，务必一击而中 106
- 2 世界经济学界的“中国之问” 113
- 3 宁可退出生态城的开发，也不去蹚信丰集团的浑水 120
- 4 杜林祥在桌上盘点起全国各地的酒风 125
- 5 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 131
- 6 徐浩成重操旧业，上演了一幕黑吃黑 137

第四章 矿山械斗

在为杜林祥过人的商业嗅觉惊叹的同时，庄智奇也为自己的老板捏了一把汗。所谓天才般的计划，往往也意味着一场豁出性命的豪赌。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，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。拿这个计划来说，不仅需要纬通集团闯过资本市场的险滩暗礁，杜林祥本人，也要在徐万里、徐浩成、张贵明这些一等人精中游走穿梭，其分寸拿捏、火候掌控，需要何等的沉机默运，智勇深沉？

- 1 惊魂未定中，杜林祥想到一个更冒险的计划 150
- 2 有一种野心勃勃的人，终其一生喜欢“与我斗” 157

- 3 杜林祥与岳二福交流着茅台酒的正确喝法 165
- 4 庄智奇讲起了清朝康熙年间有关《百官行述》的典故 174
- 5 与其花钱请枪手，不如把人当枪使 180
- 6 理直气壮是地地道道的屁话，财大气粗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87
- 7 张贵明为什么与赵筱雨搞到了一起 197

第五章 合纵连横

吕有顺又说：“近几十年来，真正发财的，我看也就两类人。第一类是有背景的，他们凭借自己的后台做得风生水起。第二类嘛，就像林祥你这样。起于草莽，胆量惊人。没读多少书，反倒是无知者无畏。当然了，后一类人中十之八九都会倒下，剩下的那几个，是集个人魄力与运气于一身的幸运儿。”

- 1 做生意，还得算政治账 206
- 2 给别人上眼药，也是一门技术活 214
- 3 男人找玩够，女人找伤透 221
- 4 钱脉和人脉 228
- 5 赖敬东谈起了《孙子兵法》 236
- 6 富人家的孩子多了，同样会为钱发愁 245

第六章 群魔乱舞

庄硕汉谈兴颇浓，他说道：“我这本书里，着重研究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。众人知道，曾、左本为好友，曾国藩已然是朝廷重臣时，左宗棠还寄居于湖南巡抚门下当师爷。可后来短短几年，左宗棠便一飞冲天，成为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，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也冷淡了下来。你们以为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- 1 做生意讲究现金为王 252
- 2 自损钱脉，为的就是打通人脉 259
- 3 河州美女郑佳晴，成为杜林祥的座上宾 266
- 4 庄硕汉大谈曾国藩与左宗棠 273
- 5 徐万里四两拨千斤 282
- 6 一个计划，能有七成把握就放手去干 289
- 7 资产评估的黑幕 296
- 8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301

第七章 操控舆论

袁凯说：“发布一条消息，希望引起外界关注，最好的时间就是礼拜天。因为礼拜天的新闻，报纸刊登出来的时间是礼拜一，刚度过周末的人们处于信息空窗期，需要大量新闻来填塞。如此一来，新闻很容易炒热。发布一条不希望被过度解读的消息，最好是礼拜五下午。人们憧憬着周末生活，对其他事情的敏感度降低了。”

- 1 大洋彼岸的“二奶村” 308
- 2 商人最要好的朋友，只会是钱 320
- 3 炒作和造假可不是一回事 328
- 4 杜林祥下的这盘大棋，连精明异常的徐万里也没看懂 334
- 5 三箭齐发，信丰制药的股票走出一波强劲行情 342
- 6 颇受内地富豪偏爱的香港四季酒店 348
- 7 黄色和黑色，永远是舆论场里最耀眼的颜色 356

第八章 箭在弦上

魏晋风哈哈大笑：“身后挂一幅山水画，寓意有坚强靠山，自然是没错。不过，这类画中最适宜的风景须是连绵不绝的山脉，而且高低起伏不要太大。这也预示主人顺风顺水，一路都有贵人相助。”

- 1 徐浩成引见了一位气功大师来河州 368
- 2 有一类人，可以交朋友，但不能走得太近，更不要去得罪 376
- 3 两个聪明男人之间的交流，不需要把话全部挑明 381
- 4 真正不值一驳的假话绝对算不上谣言 391
- 5 没有公主的命，就得有女王的心 399
- 6 大名鼎鼎的“欧洲夏都” 405
- 7 签约仪式上的紧急电话 412

第一章

暗流汹涌

杜林祥不禁想起在 EMBA 课堂上教授的一番话——中国企业家最不缺的就是大谋略、大气魄，能够以超常规的方式，让自身事业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增长。但中国企业家缺耐心，绝对无法穷尽几十年的光阴，像雕琢艺术品一样管理自己的企业。

◎ 1 摩天大楼底下的擦鞋工

河州的天气，真有些令人捉摸不定。下午还是晴空万里，傍晚时分便黑云压城，晚饭之后，整座城市被一场倾盆大雨浇灌。

坐在办公室里的杜林祥唤来秘书：“下楼去看看，要是老范还没收工，就派车送他回家。他腿脚不利索，赶上这么大的雨，可怎么是好？”

五分钟后，秘书向他报告：“老范已经回家了。”杜林祥“哦”了一声，习惯性地点上支烟。

老范名叫范长春，是一个腿脚残疾的擦鞋工。

高耸入云的纬通大厦坐落在河州新城中心位置，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。就连范长春这样的擦鞋工，也把摊子摆在大楼旁边，指望能多点生意。简陋的擦鞋摊，实在太煞摩天大楼的风景，纬通集团与城管协商了好几次，打算撵走这帮人。

城管先后来了几拨人，的确赶跑了一批擦鞋工，但有的人依旧顽强地坚守下来。城管回话说，剩下的都是耍赖使泼的刁民，我们也怕惹出事端，不便硬来。“尤其有个瘸子，擦鞋的箱子里装着农药，一副随时准备自杀的架势。”

听到这话，纬通集团副总裁林正亮火冒三丈。他拍着桌子怒吼：“在河州，老子就没见过比我还刁的人。”他率领公司的保安冲出大楼，准备自己

动手，让这帮擦鞋工滚蛋。

十多分钟后，清场行动中途叫停。林正亮还把那名身揣农药的瘸子，带进杜林祥的办公室。林正亮一脸惊喜地说道：“三哥，你还认识他吗？”

杜林祥打量了一番，实在想不起这个衣衫破烂的擦鞋工是谁。擦鞋工满脸木讷，一言不发。倒是林正亮说道：“三哥，他就是春娃子。咱们几个从小学到初中，还一直是同学。”

“春娃子？就是范长春？”杜林祥终于想起来。

擦鞋工涨红着脸，仿佛想说点什么，话到嘴边又吐不出来。林正亮点头道：“没错！他就是范长春。”

“哎呀，是春娃子啊！”杜林祥高兴地站起来。

杜林祥、林正亮对范长春印象深刻，不仅是由于同学关系，还因为范长春是当年学校里的孩子王。范长春的父亲是个哑巴，生出的孩子却能说会道，机灵异常。年少时的范长春，更有一股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。他说的话，班里的孩子都不敢顶撞。杜林祥还记得，当年范长春一声吼，自己就会吓得直哆嗦。

在那个闭塞的乡村，范长春就是幼时杜林祥崇拜的偶像！

同为乡里娃，家境都不富裕。中学之后，大家都没有继续学习，而是各奔东西，打工挣钱。但当时的杜林祥认定，范长春日后一定比自己挣钱多，有出息。

杜林祥亲自为范长春沏了一杯茶，然后问道：“春娃子，你这些年在干啥？”

范长春终于开口说话。尽管说得磕磕绊绊、结结巴巴，杜林祥还是大概听清楚了。

范长春出去打工没几年，就在工地上摔残了腿。一个不能干重体力活的男人，在村里是不受待见的，甚至连讨老婆都成问题。后来，范长春才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，年纪还比自己大。两人生了一对儿女，女儿几个月就夭折了，儿子初中毕业后，去驾校学开货车。

儿子很勤快，跑车也能挣些钱。结婚两年后，范长春的儿媳怀上身孕，一家人的苦日子眼看就要熬到头。

这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夺走了儿子年轻的生命。范长春夫妇的眼泪还没擦干，又被另一个消息惊呆。儿媳妇跑去医院，准备打掉腹中的小孩。范长春夫妇连滚带爬赶到医院，儿媳妇却哭着对他们说：“爸、妈，家里的情况咱们都清楚。我还年轻，这辈子总得再嫁人。带着一个孩子，怎么嫁出去？爸的腿脚不方便，妈的身体也不好，孩子生下来怎么养？”

在医院走廊，范长春给儿媳妇跪下了，重重磕了三个响头：“孩子生下来，我们来养。只求你行行好，给我们老范家留下这条根！”

儿媳妇最终答应了他们，还为范家生下了一个男孙。起初几年，范长春的老婆靠在医院当护工，支撑着这个家。前年她突然中风，再也不能挣钱，范长春只好拖着残疾的双腿，进城以擦鞋为生。

听完范长春的讲述，杜林祥问：“擦鞋生意好吗？”范长春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

杜林祥从抽屉里取出一万块钱，递给范长春：“把钱收着。以后就在楼下擦鞋，谁也不会来撵你走。”

望着范长春离开办公室的背影，林正亮叹了口气：“三哥，咱们和春娃子都是同学，现在看起来，他仿佛比我们大了二十岁。”

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：“你看他今天说话的样子，总是结结巴巴。不仔细听，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”

“是啊。”林正亮说，“跟在学校时，简直是两个人。当年的春娃子，不晓得怎么就变成这样。那时村里人还说，范哑巴生出个能说会道的儿子，现在看那木讷样子，比起他的哑巴父亲，真好不了多少。”

“再聪明的人，被生活折磨几十年，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吧。”杜林祥闷头抽起烟来。

范长春胜利留守后，其他被撵走的人也陆续回来了。纬通大厦楼下，从此多了一道并不靓丽的风景。杜林祥此后特意去找过范长春几次，想叙一叙旧，但两人相视而坐，却找不到哪怕一句共同语言。

杜林祥心中没有一丁点事业成功的骄傲，却多了份莫名的伤感——如果当初走霉运，在工地上摔伤的是自己，今天是否也和范长春一样？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得知范长春已经回家，杜林祥只能在心中默念：“但愿他别在路上碰着这场大雨。”

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，这时秘书又走了进来：“车已经准备好。这么大的雨，杜总还要出去吗？”

杜林祥掐灭烟头，站起身说道：“当然要去。”

汽车驶出地下车库，载着杜林祥直奔河州警备区大院。因为提前通报了车牌号码，大院门口的卫兵直接放行了。汽车驶过时，挺立在风雨中的卫兵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汽车缓缓驶过警备区礼堂以及一片宽阔的运动场，旋即拐上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道。道路两旁植物茂盛，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正在冒雨巡逻。

小道尽头还设有一座岗哨，卫兵伸手拦下了杜林祥的轿车。司机探出脑袋，笑着说：“同志，我们进来找人，已经报过车牌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卫兵一脸严肃，“凡是进去的人，都得拿身份证做登记。”

杜林祥赶紧掏出自己的身份证，递给司机。司机跑进岗亭，工工整整地做起登记。卫兵此时又开口了：“车上是谁？”

司机答道：“我们老板。”

卫兵说：“请他下车，这里的登记必须由本人自己填。”

司机满脸堆笑：“雨下这么大，就让我替老板登记了行不？”

“不行，必须本人登记。”卫兵的口气不容商量。

就在杜林祥下车做登记时，另有两名卫兵围着轿车转了一圈。他们以无比警惕的目光，扫视着车内的一切。

做完登记后，杜林祥重新钻进车内。汽车又往前行驶了几百米，在一栋深灰色院落前停了下来。

“杜总，你好！”院子门口，一名精干的中年人打着伞迎候在此。这名中年人便是河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赵洪飞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省委常委、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的大秘。杜林祥此行，正是专程来拜见徐万里。

杜林祥快步走下车，热情地伸出双手：“赵老弟，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”接着，杜林祥压低声音问道：“徐书记这会儿有空吧？”

中年男人点点头：“徐书记正和一个朋友在书房里聊天，他说你来了直接进去就是。”

杜林祥一脸笑意，连声答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在河州市二环内，有一座名叫桂溪苑的别墅小区，洪西省的大多数省级高官便居住于此。曾担任过常务副省长的徐万里，原先也住在桂溪苑。来河州出任市委书记后，徐万里才将家搬进了河州警备区的大院。

杜林祥还是第一次走进警备区大院，不过桂溪苑他却去过多次。两相比较，警备区大院的环境，的确要清幽许多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桂溪苑兴建时只有二十多栋别墅。然而那些陆续退下来的领导，有许多并未搬走。为了让新来的领导住有所居，桂溪苑不得不一次次扩建。如今的桂溪苑，已居住有五十多户人。

人一多，各种不方便的事情就出现了。一名下面的市委书记曾告诉杜林祥，去桂溪苑里拜见领导，必须得换个车牌，为啥呢？“你去这个领导家里，其他领导就会想，他怎么不来我家？你去现任领导家里，退下来的领导瞅见了又会想，这小子真是势利，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不闻不问。”

而徐万里如今居住的小院，只有三个邻居，分别是河州警备区的司令员、政委以及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。这样的环境，比起桂溪苑自然清静得多。譬如今日杜林祥的拜访，就用不着“换个车牌”。

当然，并不是每位地方官员都能享受住进军队大院的待遇。据杜林祥所知，在冠盖云集的省会城市河州，住在军队大院里的地方领导，仅有省委书记贺之军与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两人。

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，地方党委一把手都会兼任所在地军区的党委第一书记。贺之军与徐万里就分别兼任着省军区与河州警备区的党委第一书记。正因为此，贺之军能住进省军区大院的将军楼，同为正省级的省长姜菊人，就只能待在桂溪苑里。吕有顺在河州担任市长时，来警备区大院找市委书记陶定国汇报工作，还被不认识他的卫兵拦过一次。

二楼的书房里，徐万里正与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站在书桌前交谈，桌上摆放着四款型号各异的相机。见有客人到来，徐万里不再摆弄相机，转过身

来与杜林祥打招呼。

“小赵，去给杜总沏茶。”徐万里吩咐自己秘书，接着又说道，“你们还不认识吧？我来介绍一下。这位是纬通集团的杜总，咱们河州有名的企业家。这位谢奇峰老师，原来是中央媒体驻洪西记者站的摄影部主任。他可是位摄影大家，退休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背着相机满世界转悠。”

就在杜林祥与谢奇峰握手时，徐万里已坐回沙发上，他跷起二郎腿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杜总，国庆长假这几天，你一连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说是有事来找我。究竟什么事啊？”

杜林祥一脸憨厚地答道：“上次徐书记来企业视察，我提出希望能享受一些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。徐书记当场拍板，叫下面的部门落实。这对我们企业的发展真是一场及时雨啊。我就想趁着假期，当面来感谢您。”

“我当什么事。”徐万里挥了挥手，“纬通是河州的重点企业，支持你们的发展，身为市委书记责无旁贷。用不着感谢！”

“在徐书记眼里的小事，对于我们企业却是天大的喜事。说真的，徐书记能来河州，不仅是纬通之福，更是所有河州老百姓的福气。”杜林祥的一大本事，就是能用无比真诚的神情，说出这种令人舒坦的话。

徐万里面无表情：“言重了。”

“国庆假期，徐书记没有出去度假？”杜林祥故意岔开话题，因为谢奇峰在场，有些话不好说出来。杜林祥盘算着先东拉西扯一阵，等谢奇峰离开后，再来切入主题。

徐万里摇着头：“我都多少年没过节假日了。如今来河州工作，更没有时间了。杜总这几天出去没有？”

杜林祥答道：“前几天去了趟云南。”

“云南是个好地方。”谢奇峰这时插话，“半年前我还去过那里，拍了好多照片。”

“什么时候把照片给我看一下。谢老师拍自然风光可是高手。”提起摄影，徐万里似乎兴趣盎然。接下来，徐万里与谢奇峰兴致勃勃地探讨起有关摄影的专业问题。坐在一旁的杜林祥，简直如堕五里雾中。

转眼就十点过了，徐万里的谈兴依旧很浓。他还把书桌上的相机拿到手里，一边把玩一边向谢奇峰请教。

谢奇峰并非不懂事的人。他当然清楚，杜林祥这样的大老板专程拜见市委书记，不会只是说声“谢谢”那般简单。谢奇峰几次说要先离开，却被徐万里挽留下来。

杜林祥暗自揣度，徐万里挽留谢奇峰，恐怕既是请教摄影技术，也是展现一种姿态——人家还不想与你杜林祥闭门畅叙！

杜林祥转念一想，自己这次并没带真金白银上门，纵然把包里的礼物掏出来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

杜林祥看了看表，起身告辞。他同时从包里掏出数天前从云南老班章购来的单株古树茶：“这次去云南，有朋友送了我一包茶叶。今天来拜访徐书记，也不敢带什么贵重礼品，就把这包茶叶转送给您。”

徐万里推辞了几下，但实在拗不过杜林祥的热情，只好说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谢谢杜总了。”

徐万里只在书房门口与杜林祥握手道别。送杜林祥下楼的，依旧是他的秘书赵洪飞。

与喜怒不形于色的徐万里不同，赵洪飞对杜林祥十分热情。在楼梯上，赵洪飞拉着杜林祥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上个月我妹妹买房子的事情，麻烦杜总了。”

杜林祥说：“老弟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。你再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我可要生气了。”

赵洪飞感激地说：“这几天一直陪着徐书记，一丁点时间也没有。回头抽空再请你喝酒。”

走出小院，赵洪飞亲自为杜林祥拉开车门，而后欠身挥手，目送杜林祥的轿车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第二天，杜林祥早早来到办公室，按照计划，上午十点将召开集团公司十一黄金周销售情况总结大会。开会前半小时，杜林祥将公司宣传部长袁凯叫来办公室：“一会儿的会议你就不要参加了。这几天，抓紧去办另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袁凯问道。

杜林祥说：“昨晚我认识一人，据说曾经是中央媒体驻洪西记者站的摄影部主任。如今已经退休，但依旧喜欢去各地摄影。你尽快把这人的联系方式搞到。”

“好的。”袁凯点点头，接着问道，“这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杜林祥说：“听人介绍，是叫谢奇峰。当时没留名片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究竟是哪几个字，所以才要你去问一下。”杜林祥加重语气，“这件事很重要！你以前就是记者，在圈里朋友多，务必赶紧打听清楚。”

袁凯答道：“明白！”

在袁凯缺席的这场总结大会上，杜林祥不出意外地收获了一份份捷报。低价促销的策略大获成功，纬通在各地的销售形势十分喜人，企业回笼了大笔现金。公司总裁庄智奇与常务副总裁安幼琪都断言，纬通资金链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。按照目前的财务状况，足以支撑到公司成功上市的那一刻。

这样的小胜，当然不足以令杜林祥手舞足蹈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纬通依旧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。只有成功上市圈回几十亿现金，企业才能真正扬眉吐气。

倒是袁凯的办事效率的确惊人。当天下午，他便拿着一张照片走进杜林祥的办公室：“三哥，我去打听了一圈。中央媒体驻洪西记者站里，过去是有个叫谢奇峰的摄影部主任。”

袁凯接着递上照片：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托人弄了一张谢奇峰的照片。你看看是不是这人？”

杜林祥接过照片端详一阵，点头道：“没错。昨晚见的就是他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袁凯笑着说，“我总算不辱使命。他的手机号码我也打听到了。”

杜林祥一边记着手机号码，一边问道：“你听说此人有什么背景没有？”

袁凯摇着头：“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背景。真有背景，他也不会临到退休还是一个摄影部主任。只听说谢奇峰是个资深的摄影发烧友，摄影技术在圈内有口皆碑。”